潘子求仁錄輯要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仝校刻
　　　　　鄭　性義門

篤志力行上

生云聞嘗與一二友言多謂明明德於天下之志雖力強之而不能惟必爲聖人之志自信不容緩曰志必爲聖人輙當審聖人之學何在豈非求仁其脉路乎求仁之血脉何在豈非強恕其欵要乎由是強恕反求綿綿密密則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是爲求仁如此自能得仁生云先生此言覺於初學更親切曰聽之者有親切不親切吾之所言無不親切志在求仁仁是何物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耶志在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耶又曰但須知仁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作愛之理生之理又以爲知之不息知之充滿則難名求仁去仁遠矣

生嘗謂先生教初學立志且勿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恐驚疑不信先生曰提志求復性亦可人各有性豈可遂而不復生欣然云此提甚貼切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求復渾然一體之性仍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得已而改換名目非有二語又曰亦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以爲理以爲智慧則失之又曰總不如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千聖命脈此是吾儒立脚所在志乎此則力量不大而大器局不弘而弘志乎此則行不容以不力德不容以不進又曰天地民物已全身擔荷之矣豈有學不成之理嗚呼此所以爲士不可以不弘毅也此所以思狂狷也子等亦勉之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則真心不能凝聚完滿必不能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自得居安蓄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

吾儒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學也故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至誠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曰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學之大如此是故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入道之

根基格通人我乃其入道之途路學大則立志大功夫大譬之構大厦則基址必廣厚途路必寬平狂者狷者大槩剛毅木訥有浩然磅礴之氣可以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古下開萬世與之言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也不驚其大言格通人我也不疑其緩大學之道非得是人不傳若今日學道之士與之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謂是空廓不切之虛願與之言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謂是行己之一端或謂念念在國家天下與我身心不相關某誠問爲此言者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否此時任汝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格通人我必不容不怵惕惻隱豈不可見我與孺子果渾然一體古聖人不似汝偶然發見不似汝乍發即泯故堯獨憂之舜洚水警予禹溺由己溺稷饑由己饑湯戮力請命武祗承過亂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周公夜繼日坐待旦孔席不暖孟子不豫色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似汝乍見怵惕今即汝乍見之真

以驗古聖賢可知非不情之憂苦卽汝乍見之眞以驗性可知是性善卽汝乍見之眞以驗心可知是仁人心也卽汝乍見之眞以驗立志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非空廓不切之虛願卽汝乍見之眞以驗用工可知强恕反求格通人我非行巳之一端卽汝乍見之眞以驗學問可知某之學非無與於身心者矣某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蓋欲人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引孩提之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蓋爲不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作一印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必須深造自得然須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始能竭力格通人我有自得之日今人止信後世之學而不信孔孟之大學後世之學只在欲修其身起手故其格物也非格通人我卒不能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如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而又主敬以束身心以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而所悟乃不落意識之智慧蓋窮

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者恰副欲修其身之願事上格通人我者恰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分明有大小偏全之别嗚呼根基小則着力小而成就亦小根基大則着力大而成就亦大古之聖人誠以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既立此志必須格通人我如是工夫以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以副如是性分始爲不負吾性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儕不但學問當與孔孟對同立志先須與孔孟對同對同孔孟之志無他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人能明明德於天下當下萬物一體已具聖學根基後代諸賢非不卓然有志不過欲修其身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初志既不能與孔孟對同故學問成就不能對同孔孟

一生謂初學小些即以明明德於天下大任付之不疑則駭請其

始綏某謂此學原謂之大學原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人人具有此性則人人宜有此欲故逢人輒舉先賢云志立而學半某謂志立而學九分矣其一分須自得居安論學問志居九分論志須十分大十分眞小不得分毫浮不得分毫方對同孔孟方不讓古之人兇今日少此擔當人不得孔孟之學二千年未明漢唐以來生民無善治正因無擔當之人但此不屬氣魄不屬意興須實有一團眞精神實有一副眞肝腸某少讀五代史歎彼世界人知餘幾百姓作何過活讀孟子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即惻然傷心今日世界恰是如此亂離之慘殺戮之痛不知多少無辜死於兵刃死於蹂踐死于水火死於饑寒死於恐怖父子兄弟夫妻老幼或死或擄不得一見言念至此錐心刺骨淚出痛腸而舉世之人或爭一時之名者研舉業爭久遠之名者醉詩文自好者以高尚爲奇行混跡者以清

濁爲得筴學仙者辟穀清淨求長生好佛者看教叅宗了生死卽自謂有志正學者亦不過遏念制欲爲克己提醒把捉爲操存閉戶於窮巷獨善於閭里爲修身又或以活潑自在爲受用識取光景爲妙悟卜度於書理採擇于見聞爲學識而絕不以天下生民爲念治道學脈爲心亦太忍哉嗚呼彼其人非不豪傑也但未之思耳若能奮然思維慄然悔悟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則舊時所爲皆可慚愧而出身擔當無處推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不如此志不得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如此省不得世界有此豪傑方能昌明二千年不續之聖學方能拯救數百萬塗炭之生靈此個擔子是吾性分中具足不是外來是人人具足不是他能我不能雖然豈槪責之農工商賈與下流小人大約是吾輩事若吾輩不擔當聖學何時明人心何時正生民塗炭何日起天下泰平何日見豈不誠可哀哉痛哉諸君

于擔當世界即是擔當聖學擔當聖學即是擔當世界千古聖人只擔此擔子千古聖學只爲此擔子擔上此擔子纔是學問肯擔此擔子方是豪傑有志其幸思之共尚勉之

生問自省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日嘗思想天下生民塗炭以撐扶此欲終覺撐扶不起如何曰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上發此眞欲子今從天下上思量撐扶此欲分明有內外賓主之辨如何得眞切子若果信吾性本渾然萬物一體不容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容不格通人我只在自已分上格通天下不在天下上撐扶自已人與天地並爲三才天覆地載我如何置天下於膜外吾人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學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汲汲行道以濟天下孔曾思孟皇皇欲行道以拯救天下我何故置天下於膜外但自視此身不少自然願欲眞切生云所以先生云立志貴在思量曰然須是知有羞恥吾身與天下不關切

爲極可耻

生云自謂只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念不能常切潘子曰子是要明明德於天下常在念頭上轉此是念不是志子若格通人我工夫緊切即是明明德於天下願欲緊切眞工夫即是眞志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推其致力只在格物子洵來若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眞切今日但着重格物格物上着到即是欲明明德於天下着到若徒苦此念不切反空嘗下格物工夫豈不大謬

生云自省惟無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故工夫不切曰工夫只在格通人我子若格通人我工夫不切全是一腔有我之私截斷家國天下在膜外將一個大同世界橫自隔截但知有六七尺之軀將本來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枉自縮小枉自失喪還成甚人在只此思維只此慚愧即不容有我即格通人我工夫不容不切苟能如此又問甚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有與無耶

天地能生惟人順而成之天地少我這個人不得學者須做個天地少不得的人方不負原日配天配地之本然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勿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豈非我與天無二却又非我聽天是天聽我嗚呼人本然之大如此而不自知不自信雖讀聖賢之書終不能覺其知生其信也豈不可哀哉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可見當初赤子時本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但被人自己做小耳或狥於文章聲譽而小之或狥于富貴功名而小之或狥於才能經濟而小之今人却亦自謂有志不知這個不是志惟志於學志於道方謂之有志蓋心之向往謂之志向往於學道則得其本心向往於文章聲譽諸項已是失其本心未有失其本心而可謂

之志者嗚呼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了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人天性何嘗與孔孟差得分毫只此志此願不如孔孟便甘心讓孔孟為聖人晦菴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今滿堂多士呼為庸流詆以下愚誰不赫然怒勃然憤不肯甘心順受者只此赫然勃然不甘順受之心豈非豪傑既是豪傑即須志於學志於道如孔孟之志然立志不可少有所倚有所倚只是意興意興一過便衰只是意氣意氣一過即消先輩云志非激昂之謂也今古幾人有志夫古今豪傑多矣不許其有志諸友俱是豪傑豈能不自危豈得不思量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作何等結局不逛我本然能事又不枉出世一生畢竟非世間伎倆況我當赤子時本是大人今日要復原來本體當亦不是奇難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吾於孝弟原未嘗盡豈得便言堯舜不可為子貢言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吾於忠恕原未嘗行豈得便言

夫子不可及孟子又說聖人人倫之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吾於人倫有多少不盡分處豈得便議聖人不可爲豈得謂平日讀書作文已是[illegible][illegible]思之思之不覺慚憤中生愈思之愈慚憤思之不置慚憤不休實有一團真精神向學實有一副真肝腸志道不是一過便衰的意興不是一過便消的意氣如此方爲有志方是豪傑諸友已立志者須是愈堅愈切未立志者當下便去思量不可蹉過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今雖不敢承當大人難說不曾做過赤子來中庸云惟天下至誠可與天地參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今雖不敢承當至誠難說其次致曲不是吾輩事夫致曲有誠至於形著明動變化恰是參天地的至誠復得赤子之心恰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只在諸友肯與不肯耳心齋有云凡民之與豪傑只在肯不肯之間諸友肯則

是豪傑不肯則是凡民肯則至誠大人乃分內事不肯則反至誠爲僞共反大人爲小人豈諸友所甘心若至誠大人非所敢望僞夫小人又所不居天下豈有中立不誠不僞不大不小之人諸友只此思量便不容不自發肯心不容不致曲復赤子之心諸友上達下達只在今日君子小人只在今日莫蹉過今日再作商量

謂一生曰立志如樹之植根植根深固自然抽枝長葉開花結果參天蟠地歷世久遠若不過一時意念警省意氣激發則如無根之木不久自仆豈能當震風霜雪而不變哉生問志可一時立得否曰此在自己力量問不得人的爲學脈路須藉師友講明立志是自己事師友所不能爲力

豪傑之士當其未聞聖人之學時本自有韜藏卓犖不可過抑不可摧奪者獨露其鋒芒此所謂志氣也蓋志而帶氣者也一聞聖人之學自不肯放過肫肫篤篤欲罷不能此之謂眞志蓋志而不

帶氣者也志不帶氣故似愚若魯志帶氣故見鋒露芒志不帶氣故無間斷而有大成之日志帶氣故雖無引翼終不沒於世俗而以聖人爲歸氣雖非美德然未有能立眞志而不從志氣入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俱是志帶氣故曰必也狂狷乎

有志之士决不爲世俗所亂爲境遇所奪如種樹者植根既固生氣勃鬱縱遇大石盤根屈曲或出其上或入其底或穿其罅到底入土完其生氣豈可得而亂得而奪耶

謂一生曰夫子云匹夫不可奪志也謂人不能奪之也今子自有志而自奪之尚得謂之有志乎

問勉強自然潘子曰勉強自然乃爲學之功候不特初學有勉強即知性者亦有勉強不特知性者有自然即初學亦有自然思量勉強也力行近乎仁雖勉強而自然矣知性之後存心養性亦是勉強至修身以俟則自然矣吾輩但安身勉強中切莫妄希自然

一有希自然之心卽已不能勉强終無自然之日可不戒哉

志若眞時步步皆自然本是勉强肯勉强卽是自然至此亦不自知其爲勉强矣不自知其爲勉强自然莫過焉

若知吾性本然學所以復性則刻刻勉强總歸自然勉强自然之名亦可不立

人皆以立志爲難不知天下事求之於人則難求之於已則易我志我立何難之有

明學者欲人立志誠難學者自立其志則易今不反身爲其易而使師友任其難獨何說也

有豪傑之心胸有英雄之手眼有武夫健卒之鷙悍有愚夫愚婦之樸實流俗不足以入其心勢利不足以動其念貧賤不能使之憂患難不能使之挫譽不能使之喜毁不能使之怒蓋有成童之年而浩然塞乎天地者矣其志之立已亦不及知而尚有待於人

之使之立其志也耶
人須識得羞耻我何以不能配天地何以不如孔孟配不得天地如不得孔孟便成不得人豈不大可羞耻
人禽所爭甚微人只是看得人禽太遠故以不學爲不妨若知人禽所爭只在毫釐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
須志大力量大又樸直無機械絕不自欺方可與共學
愚所喜者樸樸實實硬硬掙掙以求於世甚鮮其人
俗言志氣之骨具十分志者必具十分骨具十分骨者未必具十分志若果挺然大志卓立不倚處順境不爲順境所壞處逆境不爲逆境所困順逆皆有進步處若無志順境便流逆境便倒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自逆境進逆境者天地之所以成就有志之士
今人俱被人管攝住參禪便爲禪管攝習教便爲教管攝習老莊

便爲老莊管攝習諸前賢之學便爲諸前賢管攝所以終不能知孔孟之學凡被人管攝得住只是無志只是無力量

孔孟之學與世所傳學術大不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入於禪玄之說與後儒之說者則非有大心胸大志願大力量者恐終不能拔出窠臼究竟於吾孔孟之學

爲學有何難易易在有志難在無志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此有志無志之所以辨而孔孟好惡之所以由分也讀其書者皆知慕狂狷惡鄉愿然觀今世學道之士人人不欲爲狂狷蓋狂者嘐嘐慕古是爲有志而其行不掩必以爲妄人狷者之不屑不潔有所不爲必以爲執滯迂僻至於鄉愿則人人自以爲惡鄉愿恰人人喜鄉愿蓋自聖學不明孔孟以後無人識鄉愿矣孔子明言是愿而後世有以爲有意修飾之僞夫若果僞夫則鄉黨之一二有

議者皆能指摘安得焉往而不爲愿人蓋鄉愿只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即無浩然之志趨毅然之骨力而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忠信廉潔無可舉刺以自完好孟子所謂閹然媚於世乃寫出其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之志趣神貌而非鄉愿有意媚世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全非作意裝點其行誼修潔固如此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亦非有意逢迎其立身質地本如此似忠信廉潔正以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故忠信廉潔但得其似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亦其善斯可矣之志行本如此自以爲是亦非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其立心制行有自信自安者即以爲堯舜之道也鄉愿只一謹愿小丈夫其志趣骨力本非擔荷堯舜之道者而恃其行誼自以爲是若非道眼素明鮮不以爲德行君子矣故孔孟惡之而曰德之賊曰恐其亂德是乃所謂鄉愿也某嘗有言鄉愿是無志之中行中行是有志之鄉愿有志而妥貼者爲中行

有志而不妥貼者爲狂狷無志而妥貼者爲鄉愿鄉愿之可惡只在無志狂狷之可思只在有志無志則雖無非無刺而可惡有志則雖其行不掩踽踽涼涼而可思孔孟道眼與今人迥別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輩讀聖賢書豈有言非禮義的但看得舉業富貴重學問道德輕舉業可以致富貴學道或不免於貧賤身家上度量學道敵舉業不過豈不是言非禮義或謂舉業易聖學難專致聖學徒荒舉業而聖人決不可至夫聖學不過復赤子之心不過直達孩提愛敬之良何等見成而反謂之難舉業從句讀講說入漸漸開鑿小慧濟發文思費多少磨折竭多少精神而反謂之易原制舉之意本以發明聖學抒其自得若專致聖學則舉業愈有精神一旦自得則發明自無餘蘊舉業本從聖學出而謂有妨於舉業豈不是言非禮義聖學不過是成就這個人富貴貧賤雖殊其不可不成就這個人

則一綫使舉業易聖學難輕重緩急界限井然而漫從難易上分去就兄舉業本以致富貴而不可必致爲學所以至聖人而無不可至迷昧其在我者謂其難而不可爲熱中其在外者謂其易而宜急豈不是言非禮義能一日用力未見力不足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未嘗用力以舉業自畫而遂誣聖學之難爲聖人之不可至舉業以筆舌明聖人之言爲學以身心行聖人之言今謂但可以弄筆舌而不可以體身心自誣以誣聖賢自誤以誤子弟豈不是言非禮義總謂之自暴總只是無志亦有看幾部前賢語錄便作自已實學或做數月静功便自謂工夫處見恍㫐便自謂妙悟中無自得道眼不明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又有㫐其小慧态其謬見從不肯細心理會一部書從未嘗苦心用一路工夫東撮西拈左望右顧妄論學術而不自知其妄謬謂得力而實無所得脚着邪徑口毀正學又有誤信邪師改頭換面雖有小悟而實非聖宗

有小得力而終遠大道力任眞儒牢不可破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有向道頗久等候明師及遇其人未能虛懷叩講細細探研或任拘隅之見或牽狂妄之氣護謂天下無師又有畧窺禪玄一班自謂諦當謬稱至道無二聖學與二氏不過門面施設不同或謂凡有學術皆可成就不必專主孔孟或學道不過是揀世上一好題目做原非闇然爲巳或即以之鋪設體面樹立門戸爲師者非實心從學者趨虛譽此等人即語之以孔孟正學不知信從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或謂道學何嘗迂腐聖賢掀天事業豈是拘拘小節遂至謂經書所載不必盡遵先賢所行斥爲迂板遂至不顧行檢又有專在衣冠言動上做成道學引經據典說出一種道理言動不過是莊嚴道理不過是格式此等人安排做作受病不淺却又會誤人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孟子又云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今有謂天生賢聖風骨自然不凡吾儕只可居於下學而究其生平未嘗一日自勉豈知自古無不下學之聖賢即其肯自勉於下學乃風骨之不凡也愚嘗謂子貢以天縱推夫子仍是其聰明未盡之見天何嘗限量人今若能如夫子之志學敏求而直造於知命從心過其分量而觸上帝之怒否又嘗笑謂今人四十五十尚未知立志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豈不天縱顯然嗚呼不自立志而高推聖賢不自盡人道而矯誣上帝豈非自棄之尤者又有謂自古至今有幾孔孟聖賢之不易爲亦明矣吾輩只做個好人亦足矣自信只鄉黨自好一流所志只善斯可矣一派頗護名檢不近僧道雖日與君子居鞭策不前扶掖不起如病麻木撲不知痛搔不知癢却自謂行履不差道理不過如此此等人極照管形迹回互體面雖不盡是虛僞亦難說忠信廉潔雖未做成鄉愿却是鄉愿窠臼只是個自棄只是無

志又有一等向上學好之流固列講學會亦入放生社偕講經亦聽道行法亦與分不出邪正又有雖與聞正學却縮在別項修爲有形有迹有做作者喜於著脚無形無迹無做作者懶於下手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又有雖來問學不過泛論道理或便深究性命並不從脚跟下求發動工夫身心上討自得實落却在語言下尋分曉知見上得領會亦一希罕相似又有考問聖賢評量古今志却自已本分又有主張宋以來學術或可否之出言吐語既不從自得中流出亦不從精思實踐上發來及其論過又不[illegible]審自已日用與所言不背謬否不體當自家有安穩處否只作一場話說務勝而已如斯之輩自害害人不淺總謂之自棄總只是無志又有心慕學道欲待閒時方做曾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率性之謂道勉強於人倫日用以復性之謂學道夫吾性本萬物一體而尋夯閒之時離人遺事以爲工夫判異端之脉性悖道者

而已曾子省身工夫只在爲人謀與朋友交所以聞一貫前規可鑒何自逃津又有平日曾聞學道之語未嘗反躬一旦病患悔却從前虛度欲俟病愈竭力此道不知學道不恃血氣不費精神若能眞實立志病患便可得力有一等待之心病愈却好拋過又馳騖於世情總只自棄只是無志又有知道宜求聖賢宜學但已老大只索休了分付後生輩年富力强莫要蹉過後生輩又道有舉業正務安得心思他用老成無事正好用功曾不知老而聞道不枉一生少而聞道不謂之蚤各人分內事你推我諉却如一項公務推諉得盡力推諉又有自諉質鈍不能爲須讓之聰明者而聰明之士又着腳於詩文聲譽功名經濟不肯老實本分做闇然淡然工夫曾不知天性人人具足何分利鈍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一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聰明才知但可用之於詩文經濟學道都用不着聰明人肯用鈍工夫不患其無成聰明人使聰明莫不以

自誤各人分本事不因鈍以愈果而因鈍以自諉不斂聰明以務實而炫聰明以自喜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更有四等人病症極重非藥能療一種是單重悟門不從力行入悟後始講子臣弟友之道始有修齊治平之事一日不悟是一日可不講於子臣弟友之道一日可不修身齊家也終身不悟將若之何孔門以求仁為宗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曰一貫在於日三省吾身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在於遵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聖學昭然亦可識矣今乃曰此躬行之事無當於悟如此提示使學者無入頭處不知聖人之學貴於知性凡有提示工夫無不於本體對針有志之士正信不惑遵此工夫畢竟自能知性決不

走錯岔路但四書垂訓浩浩何者是頭腦亦惟知性之士與孔曾思孟打得對同方能提出頭腦頭腦一提則四書垂訓浩浩無不一串穿去今漫云無當於悟使學者無入頭處明是不知聖學而以禪學爲聖學之病禪門單重悟悟後始有操履故有悟後起修之語豈知學不從力行入雖有所悟不過佛氏餘瀋與聖人知性迥別天淵乎其一種是素志性命之學東卜西度毫無頭緒漫欲論心論性邪似先知了心性方好着工夫在與之論有論無說玄說妙言下似乎了了與之言人倫日用愛敬惻隱便視爲粗淺套語不知聖賢只說人倫日用正是徹底言心性言愛敬惻隱正是示人知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恰是渾然心性苟離人而守獨遺事而覓理遠人倫日用而做工夫外愛敬惻隱而言心性置修齊治平而論一體縱有所悟不過異端之見若不能悟則添些見解伎倆而已此爲學之大病學者所沉没其中而不自知者也其人

亦有兩見一則信不及人倫日用即是性命分爲內外而欲專務於內一則疑躬行實踐未必能悟縱悟亦遲等待不得這一種與前病頗同而有異前病是確然以悟後有人倫日用影響禪悟而不自知此病是游移無定見希圖捷徑速化然必入於前病無疑也又有一種謂某所講不過是人倫日用此何人不曉而待講耶蓋因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彼謂講學有新奇可喜之言若與之說有說無談玄談妙他從來未聞聽之不曉便贊嘆此是大得手大了悟人今聞人倫日用他便以爲老生常談彼固不知捨人倫日用別無心性雖在人倫日用中原不知人倫日用此種是孟浪不信學問的病又有一等輕言聖道不過人倫日用自謂明識正論不入禪玄不知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一語是真實語亦是膚殼語在知性者說是真實語在未知學者說是膚殼語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晦菴謂知之者之所知乃達道也

既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人人能說何俟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若有志之士便不敢輕視便肯在人倫日用中下困勉工夫一旦於困勉竭才之日自得居安方是灼知聖道方許說聖道只是人倫日用今却不知聖學須深造自得與禪宗參悟不同又未嘗盡力人倫體驗日用輕易望烟說火此種是矮人觀場之病此四等似有有志無志之分似有識趣邪正之分却總是自暴自棄一流總是無志凡諸自暴自棄者只爲世情重名利重意見重習氣重總只因無志所以被種種蒙蔽譬如有力漢被枷鎖械緊定須盡力掙脫譬如真種落地縱被泥土蓋滿畢竟出頭所以某與諸友講學第一先須立志若有志之士力量自然不同必欲親身實到不肯依稀將就但求心能明之口能言之以爲了事趨向自然不同必欲宗孔師孟不肯影響模糊冐昧承當以爲有成諸友各各審思果能立志否不犯自暴自棄之病否

今天下囹圄無不充滿街衢往還無日不見鬬毆爭競大而干戈小而獄訟又小而毆詈無非只爲一團意氣耳吾輩旣爲學何故意氣不平每見閨閣女流卽於女流中矜能博譽百工技藝卽於技藝中矜能博譽下至娼優隷卒細至傭工小賈無不于其輩中矜能博譽吾輩旣爲學何故尚有能所心尚有名稱心上而奸臣嬖子下而門客勢僕又下而優伶倡妓强者爭弱者諂顏顏則爭懸絶則諂無非勢爲趨利爲窺而已吾輩旣爲學何故尚有勢位心尚有貨利心盛王之世男女有別娼妓之興起於後世今戰爭之際婦女尤爲塗炭多有名家子良家子或佔爲妾媵或迫爲娼妓者父母之心各欲男有室女有家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豈忍其流離汚賤至於此極今窺探良家招延娼妓者大半皆富貴之家讀書之子吾輩旣爲學何故尚有淫慾心嗚呼總無明明德於天下之真志耳若果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則意氣自然頓平能所

名譽心自然頓釋勢位貨利心自然頓消淫慾心自然頓化志眞則私慾不起志眞則病痛易除志眞則精神常王志眞則心不散亂氣斂神凝志眞則通身惻怛有觸必發有發必滿

謂一生曰志與氣反無志者氣每高志大者氣每下蓋志者帥氣者也志不立則氣張矣今人率以氣高爲有志不亦自誣耶予意氣激昂自負豪傑有志凡一切興致淋漓倜儻自鳴皆是病痛志有分毫不眞只是浮氣用事不可不自省

又曰志大則氣下志眞則氣平志眞則日見己過惡志眞則但見己不如人別無勝人處

人第一件是立志諺云爲人須爲徹此便是志有此志則日見不是日見己非自肯受人善言人見以爲謙非謙也有志也無志則日見己長日見己是人指其不是則拂然怒益其所未長則訑然不受人見以爲傲非傲也無志也有志無志者其本謙傲者其末

也

意氣最害事有一毫在爲害不少

意氣用事者遇境便倒

意氣只是血氣衰則放倒卑污苟賤反至無所不爲故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愚不能與朋友之矜意氣驕才情氣魄者角其辨論俟其稍和平徐徐與之語當有省入處

人若篤志爲學意氣自不飛揚自入細言動舉止自在規矩準繩之內不篤志爲學者反是

一生自庚子春初再見頗知信先生之學問云某聞先生之教別無所疑只一事質問先生謂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時刻無間始是真志今當湛然靜定一念不起時正是心之本體若於此時起念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無事生事否　曰子未識心何以知湛然靜

定一念不起為本體耶不過看冊子上語信為實然耳不知此正禪家所謂鬼窟裏作活計又所謂守靜塵者也豈堪遽信為心之本體夫眞志不繫念予錯認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起念之欲是未嘗知立志夫子云志學云好古敏以求之云發憤忘食顏子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汲汲皇皇一團眞精神鼓舞不倦豈繫念之起滅耶

一生見先生問之曰近日何如生曰近胸中擾擾一齊放下心境甚覺閒適有頃又問曰子謂心境閒適當得事否曰當不得曰然吾儒之學不是如此討便宜的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有多少事在且子心境閒適亦因未有所觸而然一旦相觸則目前之閒適者忽變而不閒適矣如此閒適有何用生云纔遇一殊色雖心不甚動覺微與閒適之體有礙曰然學未至自得總是境界轉換夫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自稱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看他汲汲

學學何等精神豈以朋適不朋適為好惡耶閱數日生又見曰近因無妄之累心境甚不開適曰學有自得者縱千擾萬攘千思萬慮而泰然者自在予未嘗深造自得安得不轉換

先生私居嘆曰不特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人信不及即眞志不繫念人便信不及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方知與禪宗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者不同方知非識仁篇所到非西銘所及非陽明近溪可同日語方知與主敬致良知學脈大不同眞志亦須親到方知眞志不繫念方知眞志即是眞工夫方知眞志非待於起眞工夫非待於做非起故無張弛非做故無間斷其生於學非不信但不能立志始終以欲明明德於天下為念其生初不過念念常切本非立志故多起知見今亦退隨若志果立則無知見亦不退隨嗚呼吾安得天下有志之士而與之言渾然一體之學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嗚呼得人如是方能擔荷斯道之傳

眞金經得烈火煅煉經煅煉金愈精眞玉經得利刃鎚鑿經鎚鑿玉始成美器若銅鉛之類不堪烈火玻瓈之類不堪鎚鑿豈能如金玉之爲至寶人須自己時時痛責若待師友責不責時如何

一友云立志如立柱柱子一立更無轉移若今日豎起明日又放倒卽不成志曰柱子一立楣梁楹椽交發並至登時成屋焉有疑柱不固之理人志一立當下不放過當下盡人倫日用步步力行步步深造焉有疑志退墮之理

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如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工夫在其中矣

晦菴注子在川上章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道體何嘗如此此不過生生化化之氣機耳以爲

道卽不是一友云聖人之言看淺則淺看深則深佛氏有善逝之旨卽朱注意先生曰儒佛道各别不可援以釋聖言愚謂逝與日月逝矣同本是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夫子言下卽有學者安可不及時自勉意友云如此便與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意合先生曰然惟孟子識得此意所以學貫對同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晦菴說如不及是工夫猶恐失是學者之心正當孳孳汲汲如不及時那裏還起猶恐失之之心來一友云此描寫好學者之心朱注不錯先生曰此夫子描寫誰個好學之心來孔門好學惟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夫子所以狀顏子之好學也外此懸空狀其工夫狀其設心恐不然矣况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猶恐失之豈先難而後獲耶今如趕人者正當急步向前時若起一恐趕不及之念此兩步必蹭蹬不快會好學者

而如此友云然則云何曰某謂此不過聖人勉勵學者之語正如今日舉業家叮嚀子弟云急急如趕不上這等用功尚恐文理未得通言下便有安得暇逸意友云覺更明暢想夫子當日語氣本是如此

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孟子曰尚志下文詳言居仁由義之事總是尚志故學者以立志爲先志卽是事事卽是志若分志與事爲二只是未嘗立志

夫子云好仁者惡不仁者下言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日用力而力足總是言好仁惡不仁眞志卽是眞工夫不必說是工夫只是一眞志

謂一生只入若志願大則自待不小志願大則自任重志願大雖旺衰之士精神自生志願大則精神皆自奮發緊切目前實用俱有全副精神着到家庭內事自責自盡不是泛常理會志大願眞

精神緊切自無許多俗念許較自無許多夾雜掛帶心腸自淨脊梁自豎自不肯隨人起倒自無暇隨人閒走閒語閒笑志大願眞精神緊切力量自然不同中心達於面目亦無輕浮薄弱之態若舍目前實事而懸空擔當天下萬世只是望空懸想的意念似乎濶大而實茫蕩爲妄人而已有何結果志大願眞之君子豈其然哉

又曰人若知得宇宙內事皆我分內事家國天下俱繫屬在吾身志願焉得不大自任焉得不重力量焉得不厚精神焉得不緊切凡所待之人所任之事不揀擇好醜不計較雅俗俱是全副精神着到雖妻子婢僕與米鹽瑣屑俱有一團眞實精神接待料理自責自盡毫無虛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如此

志願大一切事愈不肯放過日用細微事事着實

只是一團眞精神到極處如魯若愚不識不知豈有許多閒計較

盤桓意念哉果能如此雖半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也

志願大精神愈緊切自任愈廣遠目前愈步步踏實地

學者欲明明德於天下真時物格知至須臾間耳

今趨事赴功負戴營運動作奔走皆費心思須有筋力欲明明德於天下毫不費心思不恃筋力志願真時精神自勃然奮發不可遏抑心思自凝一翕聚毫不勞擾

一友云立志何分大小先生曰志小則[illegible]天便不精神

又曰稱性而發志自大

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立則天地萬物一齊俱立吾放倒則天地萬物一齊俱放倒豈不大可懼哉

人須卓然自立禪門每呵隨人腳跟轉若無力量焉得不隨人腳跟若無志焉得有力量

又謂一生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看他只是一團真精神鼓舞不倦更無別事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顏子一段真精神直與孔子銖兩相敵如何
不傳孔子之道
晦菴曰陽氣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拔出心肝
做去至哉言乎
夫子云是吾憂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今人誰是抱此憂誰能
懷此欲志孔孟之志學孔孟之學方知此憂此欲直是不容已
謂一生曰聖人之學不僅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
已世上所見如此故學前輩諸賢俱謂可成就自己殊不知聖人
之學不然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民物一身擔荷世道之事即吾身
之事天地之所不能盡皆吾身之所當盡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曰正己而物正曰吾道一以貫之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豈僅如世士所見但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已哉如此大學問大道理非大器局大志量不能擔荷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晦菴亦曰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惟得此狂狷可因其志氣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其實非有奇特道理高遠難事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但無此大胸襟大力量終擔載此大道理不得承受此大學問不得雖然無志則無力量趨向小則力量小有大志則有大力量蓋此本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器局本弘吾力量本大吾胸襟本濶但能

立志則即吾本然之才復吾本然之性有何難哉
生云某質粗而露父兄皆教以藏鋒斂鍔近日稍不至甚曰狂狷俱粗而露觀其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屑不潔有所不爲皆眼界空一世眼界空一世自不肯與世俗周旋俛仰自然率情任意舉止粗疎踽踽凉凉爲俗所惜但任道質地須如此纔好譬造宮殿者須巨木深山大澤之中有根株盤數畝枝葉蔽雲日其幹插地參天崚嶒磅礴勢若可畏大匠斲之豎爲棟架爲梁但見其偉不見其粗但見其允稱不見其無狀又曰胸襟須闊眼界須高骨力須健質地須樸實審知理學脈路而力行之步步細密節節深穩但事到吾前即是吾本分所當盡皆以全體精神赴之勿以事大而矜重勿以事微而忽畧則浮氣自歛神貌自沉精神愈緊陗心思愈平實貼地道理愈見得精細工夫愈入深入微有何粗露之可病何藏鋒斂鍔之足言

又曰有人焉志節氣槪不爲世趨所轉俗習所移雖涉世如未嘗涉世雖與世相逼如與世相隔要之志本不羣故自不能同於世世亦自不能染之此其所以進於聖人之學若今世子弟其少時非不志趣矜異氣槪卓然不久便移於世俗之論脂韋曲折學起僞來不僞不能入俗不僞不能合世自以爲世趨上光潤行得逼人亦見爲不觸目好相與而不知質地已壞難[illegible]共學矣亦惟不硬掙故爲世趨所轉又惟不樸質故不硬掙嗚[illegible]今學者於今日不亦難哉又曰惟志爲最要有志則自有節所謂節者世趨所不能轉習俗所不能移者是也若可轉可移何志節之有

又曰狂狷惟不知學所以日任其狂狷一旦知學則天地民物霍然擔荷千聖學脈欣然承領自不容不力行自不容不入細大器局有細密工夫方是狂狷成就處方是狂狷不終於狂狷而終於聖賢若終於狂狷此狂狷之深可惜而吾道之大不幸也

又曰無聖賢學問而能自琢磨入細者必無此事若今世稍有志趨不久便移於俗習者以質地本非狂狷其鏟削圭角必非成已之眞心乃是入俗之僞念斷斷可知

又曰狂狷氣魄大若無聖賢大學問大道理終按抑此氣魄不得一聞聖賢大學問大道理恰如以楔合楔恰恰入得又如以蓋合底恰恰合得全不見其大全不露其氣魄氣魄之大轉而爲力量之眞

又曰今學者每云學問只是要琢磨得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便是不知聖人除却琢磨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更有甚異處只是氣脈規模大不同世人不信有此大氣脈大規模往往自以爲見識不差趨向甚正不知如此見識趨向只自是鄉黨自好一流只是鄉愿一派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又曰已成之鄉愿不多見趨向鄉愿者比比而然觀其志趨神貌

却似天生成鄉愿質地不可變易者與之語不能充其見識使之開大不能動其心思使之立志堅確其見識堅信其趨向如不欲聞如以爲多事嗚呼此其所以不可變易也非天賦生之已實成之也嗚呼眞棄物也已

見識最不能强無見識者不能使之有小見識者不能使之大小見識之所到大見識者有時不能到徐思則到大見識之所到小見識者終不能到雖與之細闡極論終不到也

小見識者遇大處亦祇成其小大見識者遇小處亦祇成其大

小見識者必巧大見識者必不巧惟巧故小惟小故巧

小見識者志必小大見識者志必大志大故見識大志小故見識小其無見識者必不能有志無志故終不能有見識也豈有限之者哉自限之耳

每見磊落自信之士其無見識與衆人同小見識與常人無異無

他拘滯於前人之成見而不能自振拔耳夫前人之成見足以拘滯其心胸而不能振拔其爲無志也可知矣又曰今人大約重古而卑今有輕重之見於中則其識有所蔽而不能知其學之是非矣夫不眞實擇善以爲已而徒就人分上輕重安有卓然之識可以成已而無失哉

今之學者有自信實欲爲聖爲賢果然似有志者蓋久之而後知其揀好題目做耳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嗚呼何聖言之切中若此豈亦閱歷之久而後知之耶

有高明之俗見有卑汚之俗見高明之俗見易拔卑汚之俗見不易拔然高明之俗見其能自振拔者吾見亦寡矣

俗不可醫有志則可醫有心好奇者亦是俗故非實有自得上契堯舜孔孟者不能破俗

無志故俗不能破流俗之見而自謂不俗者吾未見其可也

謂一生曰學道之人天地所仰成民物所托命前而往聖所藉手後而萬世所取則果是一眞學者上而天地前而往聖俱默鑒之此何等大事何等重任子苟自待不小舍此决無别路可走

謂一友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若此於端倪上覺着意境上領會終於隔遠果能自得擔當自大非是欲擔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謂一友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果能自得擔當自大如此擔當恰是謙虛此乃性分中之擔荷非氣魄之所承領

生問天生德於予如何先生曰此無甚解不過夫子患難之際實有以自信耳生云某疑夫子此言似有獨鍾者曰天皆生德於人但人不能克全此秉彝遂不能自信耳因云愚少時嘐嘐進取或有以聖賢皆天生爲識者愚聞之大書壁云我自爲之何必是天

所特生我能爲之何必非天所特生今若能明千聖之學脈繼往開來亦何必不謂之天所特生子等今不能自信若一日好學有聞亦何不可信爲天所特生又曰或有天固特生而志行不立同流合汚天亦遂厭絕之或本非天所特生而篤志力行擔荷斯道天心亦遂屬之以爲斯文之主權在我不在天又曰觀世間因果報應書富貴貧賤有因積德而升喪德而墮者斯文之統何獨不然生愯然曰先生此言眞足激厲某輩

謂生曰茫茫宇宙惟我一身擔當千古學脈推諉不得退避不得欲望子等一肩承領庶幾死日得以瞑目且子等能一有承領則聖賢之書未發明者自有人發明諸家之學未辨論者自有人辨論我又何必汲汲於發明汲汲於辨論又曰子旣知信此學便須擔當此學擔上此擔于自然力行如負重者然直趨而前行步比常人愈速若空手游行與輕囊薄擔之夫目他視耳他聽翱翔道

上行步紆遲見有人來返廷身避之矣又曰篤志力行者當下便是聖賢境界雖已知性而因循怠忽便通身是俗人境界了何不自勉

某竊思孔孟之道二千年不明至某今日始明之若孔孟之道終以不明不宜某能明孔孟之道某既能明孔孟之道則昌明孔孟之道當自某今日始日日望日日憂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仝校刻
鄭　性義門

篤志力行下

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撕學者初聞聖人之學雖切向往之心而志不能常篤須常默默自提或於昏閉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俗慮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夫認靈明知覺爲心則認心錯欲常在於腔子則認存心之道亦錯故常盤桓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提心之切則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不過常知慚愧而已不過常不忍自棄自賊而已初不盤桓於腔子亦無走失此心之患提志之切必不至作意而動

火今學者少有意於求道則未免落於提心之窠臼益自講學以來爲病久矣日教之以提志尚恐有錯認提心者故不可以不辨提心者自作其病欲存心而反失其所爲心提志者日漸眞切不期存心而自無不存提志之法畧具陽明先生立志說中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

答一生書云後世提心之學是意作主者也認靈明知覺為心而存之為主宰佛氏謂之執內見為我謂之意識其為道也時而起時而滅時而斷時而續佛氏謂之生滅心故提心者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已心不在蓋是意之起滅斷續之分然也嗚呼志者心之所之一往向前全志是心北溪所云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是也意本屬妄因妄生妄本非靈明而見有靈明妄也以妄分別內外而見有靈明為我因妄生妄也其根本已不同矣況志是主人公自作主宰提心是提醒照管主人公有主客之分主人公自作主宰則常在提醒照管主人公則常忽然不在常在則自無放逸昏散之可言自無起滅斷續之可乘常忽然不在則必提醒照管而後放逸昏散者去起滅斷續則無時不然因主客之分遂有勞逸之殊今之提心者謂提醒此心常不走失則本體立豈如意作主而非心之本體客為主而主反失位嗚呼此豈非

不知心而欲存心之過耶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當卻天地萬物但當去其外誘之私而不當守定於腔子守定於腔子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矣守定於腔子則提省照管把捉操持無所不有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提省照管惟恐其走失把提操持欲常在於腔子則心勞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夫日間執持則滿前無非引心之境內與外分夜間睡着則魂夢顛倒不定夢與覺殊此皆提心之爲害也有志於學者何不一自驗耶

又書云人情必有所把捉有所操持而後自信其爲工夫真志無把捉無操持則似乎無工夫者然豈知見有工夫者假工夫見無工夫者真工夫所謂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者也生安能信之夫生之所以不能信者何耶豈非以不審明爲

學之脉路故耶若審明爲學之脉路則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稱性發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吾儒立志之正軌也修齊治平大學之道所由托始也故嘗與生言學者當擔上天地民物擔子擔上天地民物擔子則是真志真志見前即真性見前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即是真性爲志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即是真性爲工夫全性爲志全性爲工夫所謂復性之功即是率性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豈如有把捉有操持者之見有工夫乎嗚呼此所謂真工夫也若不審明爲學之脉路則不過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則無不見此心時存時亡而患苦之者其志愈真篤則見心愈如生龍活虎不可攝制志與心違故不得真心凝謐真性現前志與心違則所期自與志違故有起止可覓有間斷可乘嗚呼此豈非不審明爲學之脉路以至此耶拙錄云講明學脉則心性已了了分明若此者不

了了分明而認却心性爲腔子中物故也認却心性爲腔子中物故提省操持則見此心之存體立而用有以行愚所以不取提省操持爲立體工夫者正以吾人心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强恕反求格通人我是全性爲工夫全性爲工夫則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矣何立體之足言耶雖然生嘗知心性非腔子中物矣而不能不信心統性情與心者性之郛郭及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諸語豈知心性俱無形何以無形之心包無形之性若果心包性則必以有形之心包之如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鷄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云是性也實具於五臟內之所謂心焉是分明以血肉團爲心夫以血肉團爲心而與五臟六腑各爲一官素問之言醫家之說也又云心屬火云古人以心配火其義最精夫心屬火亦醫家之言也木盛多仁金盛多義火盛多禮水盛多智土盛多信此昔人之言性也

淡人之言而亦子平家之言也若是則習醫亦可知心性推算性命亦可知心性何必學問乎綜貫九流雜家之言即可任道教人何必聖賢乎且如言心者虛靈不昧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這些虛處包藏道理是虛屬形又云心者氣之精爽云靈處是心不是性云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是靈屬氣果爾則心不過形氣之一物而貯此性者也又云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又是性亦似一物而含藏於心全恃心之知覺以敷施發用者也嗚呼性具於心中而心爲肉團居人胸膈間俗所易信心屬火光明閃爍易於散亂不可無管束工夫又俗所易信存主於方寸管束於胸臆見有把捉見有工夫尤俗所共信然則孔孟之學既亡必有後世之學後世之學既出學者必專信後世之學亦其勢之所必至矣而又何足以怪生

又書云生初信主敬之辨而今仍謂敬之當主則以強恕反求但

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也昔東坡嘗嘲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愚嘗謂東坡若能知何時打破主字則可救伊川之失打破敬字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乎夫自古無不敬之聖賢無不敬之學問而但非可主主敬則失敬而背聖賢之心法爲學問之弊病其害非輕愚嘗辨之最詳不必再舉夫敬非可主而主敬之學其說何昉乎昉於佛氏之止觀也佛氏云止者寂寂觀者惺惺寂寂以治亂想亂想者散也惺惺以治無記無記者昏也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前輩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云常惺惺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云觀未發以前氣象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皆止觀之法也皆欲此心寂寂惺惺惺惺寂寂不昏不散也所以然者爲認心錯認心錯故認敬錯如云心屬火是個光明閃爍之物光明閃爍則易散惟敬束得虛靈知覺住如火把束緊燄頭不散不散則可以明燭事幾照臨四方

是之謂心存理得體立用行嗚呼認心爲五臟屬火之心則認敬爲操持存主之敬操持存主使虛靈知覺者常炯炯腔子中也此所謂弄精魂者也可謂之存心乎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安得拘隅於腔子吾心眞眞醇醇渾渾穆穆難以名言惟仁可名言之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言心之最諦當者而安得謂之虛靈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則惟盡力於倫常日用之間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心出見用事致用也即所以立體理事也即所以存心事理不二體用何分其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身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斯其人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矣若認爲屬火之心臟虛靈知覺則操持存主管束此靈明炯炯者於腔子而弄精魂矣心非其心而安云存心體非其體而安云立體嗚呼又安得不視强恕反求但爲應物之用而非立體工夫耶彼誠不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

心而但屬腔子中之虛靈知覺則必存虛靈知覺之心立虛靈知覺之體斯能强恕反求而不失接物之用也

一友私議先生云學專力行有用而無體一生亦云重在强恕反求覺無本領門人以告先生曰二說皆善生亦知吾之本領乎吾嘗與生言篤志卽吾之本領亦卽吾之體眞志見前卽眞性見前非體乎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非本領乎內力沉重眞志卽是眞工夫何必言工夫力行皆眞性直達又何可以言用彼不知立志者必操持此靈明知覺之心常在於腔子則爲立體有本領又何怪其議吾之無體無本領哉

又答生書云前賢云如見如承舊以爲主敬不知此直直主在仁也又云本無實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嗟乎此眞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學問若無這步畢竟不得入微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噫斯言也其庶幾乎如見

如承之旨與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學者旣有志於求仁則何處可容人我低昂之見何處可容輕忽菲薄之念一出門也而如見大賓一使民也而如承大祭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眞渾然一體眞面目也夫此豈非敬乎而要之非持敬持敬者心中有個存主意念有個操持心中主敬而非全身是敬如見如承不存主於方寸不操持於意念肫肫懇懇兢兢翼翼全身是敬恰全身是渾然一體之仁謂之眞心凝謐謂之眞性現前嗚呼此眞求仁之要道也而誰與言此乎雖然亦知愚所以責重立志之故乎志苟不篤則精神浮散心思放逸雖欲如見如承不能久也眞志苟立則精神收歛心思凝一未嘗見大賓也而如見未嘗承大祭也而如承非欲如見如承亦不自知其爲如見如承噫此眞敬也此眞仁也志一篤而已渾全其仁敬然則眞志之不可不立也責重立志之不可以已也生亦自勉於立志而已矣今生之爲學則異

於是謂志當不得工夫若眞志卽是眞工夫則聖賢所言工夫盡可不用矣生雖未嘗有是問而愚謂生必有是疑於何知之於生之認主敬爲立體工夫知之葢主敬工夫全爲此心之放逸昏散而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也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立此心之體以防此心之放逸昏散則是生但以立志爲意向志與工夫爲二矣然則眞志苟立卽是心體常存本體常立不俟主敬以立體乎夫吾人眞心本無時不發見特以無志故不全體用事而有陷有溺眞心又無時不用事亦以無志故不凝聚純一而若存若亡苟眞志全體用事而不陷溺卽眞心全體用事而不陷溺眞志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卽眞心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志與心豈有二乎噫力行則性善見前立志亦性善見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立志之肫篤則渾然性善亦直達流行葢爲吾人本來性善性善本末嘗亡非有甚遠難致之物必待乎

用力辛苦而後得奔逸難馭之物必待乎竭力操持而後定也又何俟乎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則體立耶况眞心渾然不可以用力爲存惟用力乎立志則渾然心體不待存而存矣噫此又豈昧然於心性者之所能知耶雖然今之能立眞志如某所言者誰哉不能如某所立之眞志則其視心如奔逸難馭之物而必欲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爲立體工夫亦其分之所必然矣然則立志則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主敬亦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何必是立志而非主敬噫立志之與主敬可同日而語乎眞志苟立則精神勃發有火然泉達之機心思凝一有如愚若木之養無起止可見無間斷可乘故曰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非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之可比矣

又書云後世之學提醒操持乃其喫緊工夫今日審明爲學之脈路而立志眞篤則已無不敬眞志即是眞工夫然則只立志足乎

聖賢歷歷言工夫果不必用乎夫天下只有不力行因於無志者必無有篤志而不力行者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胹篤而人我交涉反不能强恕反求渾然一體之志胹篤而事親從兄反不能眞愛眞敬擔上天地民物擔子而人倫日用反不勝人我低昂之見彼此勝負之私我知其必無是事也茍或有之亦其審於聖賢之脈路者本未嘗親切影響之浮見向慕之浮興乍冷乍熱倏起倏倒基址未嘗着實脚跟原是虛浮未得謂之眞志也若果是眞志則實地上自不肯放過當境上自不肯姑容沉着懇到在實地上力盡本分在當境上力副本志葢立志眞篤則脚跟着實步步脚踏實地步步是眞志爲工夫凡私念遇境則發眞志如絶鋼遇難打過境界决不肯自放出路儘力打過打過一番則志愈確實有力打過數番則步步皆坦夷矣篤志安有不力行者哉志所到即行所赴行所赴即志所貫篤志力行豈有二哉噫眞志旣立則一日

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眞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一片眞眞懇懇去平平密密去豈見有眞志故曰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夫豈若支吾於當境排遏於胸子者之自知是工夫而或以爲難或以爲不可放過也哉況爲學本無工夫事父母自當盡子道事兄長自當盡弟道事君自當盡臣道交朋友自當盡友道居室自當盡夫道使僕婢自當盡主道只是盡人道而已只是盡本分而已安得說是工夫若盡子臣弟友之道便說是工夫然則無志於爲聖爲賢遂可不爲子不爲弟不爲臣不爲友乎子臣弟友是人道之當然則但可謂之力行而不得謂之工夫故聖人但言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而未嘗說是工夫一部四書語語是倫常日用中力行而未嘗說工夫蓋誠然非工夫也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是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

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后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則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不審明爲學之脉路則篤何志力何行似乎審明學脉尤所急急然無志則安肯審明爲學之脉路有眞志方肯審明學脉勿知勿措弗得勿措勿明弗措學脉既明則全志透入學問血脉中全志透入學問血脉中更何力行之不貫而尚須更說力行乎然則與學者言只說立志足矣立志之外更不容他有言矣

人雖昏昧無志之極而四端未嘗不流露當其流露之頃渾然眞性與聖人無異且縱不知擴充豈無於此有所不忍即能達於彼之所忍者於此有所不爲即能達於彼之所爲者達不忍不爲於

一節一事亦渾然仁義與聖人無異故安宅非竟曠而勿居也時而居時而弗居正路非竟舍而勿由也時而由時而勿由然當其居安宅時不自知其爲安宅由正路時不自知其爲正路且居與勿居由與勿由倏忽並馳於頃刻故但可謂之曠安宅而勿居舍正路而弗由耳嗚呼眞志用事則眞性用事眞志見前則眞性見前但一立志眞篤則居安宅由正路爲聖人之歸矣學者何不自勉焉

一生自述工夫疏漏先生曰此是立志不眞錯怨工夫疏漏某與人言學並不及工夫惟要人立眞志眞志果立日用之間自不放過即是工夫如人要起身自然着衣要用食自然下筯志眞篤則工夫眞篤志疏漏則工夫疏漏只是責志不必責工夫今人起倒間斷見爲工夫之難而不知其志原未嘗眞兄吾並不教人主敬常惺惺常提念頭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坐養心黑

白苣記善惡種種起爐作竈但要人知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人已交涉上省身誠切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亦在其中但立志眞篤自然省身誠切不待作意安排然立志不眞亦爲未知此學問關切須常來聽講審知學脈清楚始知此學於吾身最切不容不立眞志矣大日以語生某曰須知工夫不是做的做的不是工夫若工夫待做是工夫與眞志分爲兩件眞志卽是眞工夫眞志既純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亦不見有甚工夫

要做者非工夫頃刻便忘失要立者非眞志頃刻便放倒放倒了又提起亡失了又喚醒起起倒倒日見苦難不知原未嘗有眞志不自責志之不眞反苦工夫之難做不亦可悲哉

一生云近因工夫疎懈痛自警策時眞有矢不再退之勇不一二

日惰弛如故則又痛自懲創又復惰弛雖成片段先生曰此氣也非志也氣有起倒志無間斷子痛自警策時己是惰弛之因欲望一二日之後氣常不衰豈有是耶子若立志果真則平平軟軟平如水軟軟如綿似愚若昏不識不知無精采可驕無起止可覓始是真志真志既立即是真工夫常足豈有二哉

謂一生曰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亦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强人勉强之力須在初起時用初須起念思量或境界臨前忽不及思便須亟亟提起或空閒無記又須亟亟提起勉强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莫不由汝不思量不由汝不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志既立自然一日十二時不肯輕易忽畧過一切待人接物自不忍使少有不慊於心是之謂工夫若工夫待做只是做作非工夫也 志若是要立只是意念非真志也

又謂一生曰人若有真志聞吾之言當下便去力行如人欲行路與之馬疾馳而去欲行不避風雨與之蓋亟張而行若無真志即與之語聖人之學脈極其清楚與之辨儒佛辨老莊辨諸賢極其明白雖覺歆羨未肯上路只是胸中增得些道理知見而已豈不白着人氣力

一生云某近日各念俱無惟一段風流旖旋之致觸境便動先生曰此皆標病未探其本乃云子等各自以為有志若說無志便似寃屈子等幸一日到有志之時方知前此未嘗有志耳但正當篤志時亦不自知是志直至自得之後檢點從前始知得前此為志更前此為非志歷歷分明生云知非警省志亦當下立得但不久觸境便晦曰志須有夾幇立志之始思量即是夾幇初須起念而思其後愈思愈有味愈覺意趣津津不容已不俟起念思境見前如是半載一歲則植根深固造次摇動不得立志如植根思量如

培土土愈厚根愈深思量愈久愈切則志愈有力所謂夾帮也志既立當下即去力行世人每分理與事不知事即理於人事上緫密力行則心入理心入理則志凝入理愈深則理味津津欲罷不能而志日凝壹日勃生縱外境萬變毫不覺着何論搖動亦所謂夾帮也子等雖自以爲有志未嘗經久思量又未嘗力行懸空未有着實入風吹打自然搖拔而倒矣生云立志未有不由於思量曰子等一思量便巳自謂思量巳明白再思量何爲不知若不久久思量則所謂志者只成得一時意念而巳我教人思量直是半載一歲生云儆省之後或看壁頭精警語或看書亦是夾帮否先生曰此是假於外不如思量之有力

生云某每當退隋之候愧憤警省一團精神奮發激厲真有無以尚之之妙但不久又退隋先生謂某未嘗立志實是信不及曰未有是志而退隋者子不久退隋便可見前此只是意氣激發非志

矣子於奮發激厲之下若能當念放平嘿嘿不斷如一線釣緊相似以至一月兩月三月或至半載郎志從此真令子奮發激厲之際便霍然曰是了是了從此再不可蹉過了似乎斬釘截鐵却從此劃斷一線釣緊之人却無此等斬釘截鐵只是有一種默默不可告語之情耿耿切切撥置不下莫看此一線輕却是真心莫看此奮發激厲重勢頭雖大却只是氣生云某未嘗有嘿嘿不放之念曰當念放平默默不斷初雖藉於氣自後全不是氣若奮發激厲之際當下劃然却只是氣氣安能久又曰一念不放之人只從此隱隱地去再不必假意氣重新奮發矣生云某怕間斷須重新奮厲曰怕間斷已是間斷默默不放之人亦無怕間斷之念生云一念不放只是耻心曰然起初思量是激厲耻心自後不放只是默默負愧默默不忍自賊而已

思量是知默默負愧是勇不忍自賊是仁只一思量而知仁勇兼

到
先生每對人極教人思量云聖學一無所難難在無志人安能便
有志須是思量方有志一出母胎便名爲人須思量如何做人到
老有死之日須思量做何等人結局如此打長思量便能分出路
徑富貴在天不可强求求而得之不過享用幾十年而已詩文博
學不過些小一技能費畢生之精力究無實用功名經濟須有遇
合亦不過漢唐以後事功不過强識知慮之能事思量自上古五
帝三王以至孔孟皆不過出世爲百十年之人而窮神極聖參天
贊地我亦出世爲人豈得以浩浩一生草草結局思量至此便立
身在聖賢路上不甘蹐落路徑已是分明又思量人皆可以爲堯
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果孝弟已盡堯舜之道我安有不可爲
堯舜之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我孩提稍長時實實不慮而知不學

而能油油愛親敬長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稍長時我安有不可為堯舜之理夫孝弟已盡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稍長時何故自生迷昧或時為富貴熱中或時為勳名熱中或時為詩文博學熱中或時為才智伎倆熱中反欲為漢唐以來人物反以做得漢唐以來人物為豪傑能事豈不可慚可愧又何故自生迷昧過了十年蹉到二十錯過三十遲到四十本來自有之天性蒙蔽了幾十年本然是個大人枉小了幾十年豈不可慙可愧如此思量當地發憤當下立志猶未可放却若放却不思漸漸退斷竟成一時意氣激發不是真志須再密密思量以至一月兩月或至終歲蚤暮無間愈久愈切慚慚憤憤自過不得忽不覺真志油然不容已是謂有志具真志而為學如真種落地自然達生自然發榮滋長深造自得而幾於美大聖神一日千里耳何難之有哉

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故行有不得只是反求諸已

至誠無息方是學

王政即聖學彼謂內聖外王者惡足以知之

生述朋輩謂希聖之學有妨舉業曰子一日之間原事父母奉兄長交朋友使婢僕未嘗缺一項但有得宜處有不得宜處爲學別無異樣工夫另項道理只就汝每日未嘗缺者事事盡分着着得宜昔之事父母或有違於道今則必求盡道昔之奉兄長或不合於義今則必求合義昔之交朋友或有爽於信今則不敢不信昔之使婢僕或有害於慈今則不敢不慈何嘗有異樣工夫爲礙另項道理妨功

又曰爲學有甚工夫只是盡人倫日用遇事時盡心盡職當下不苟未遇事時常懷須臾離道之懼已遇事後深自省察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並不起爐作竈另有一項特地工夫

或曰若不論工夫俱是自然乎曰此又不然聖人則安行賢人則利行吾輩只是勉強而行勉強以盡吾人道盡吾本分豈得說是工夫

一生問自聆師教日用之間強恕反求毫不放過但擔當天下汲汲皇皇視人猶已痌瘝切身處尚未血脈相通鍼肌湊入不知何故曰此猶是未力行之故予即將不能血脈相通針肌湊入作一大缺失自慙自責至滿腔純是惻隱通體俱是惻怛自然血脈相通鍼肌湊入始可謂之力行近乎仁也

以言餂以不言餂充無穿窬之心至此而後工夫極精細極綿密故曰義不可勝用也

充類至義之盡而後真心完滿無滲漏故曰力行近乎仁

吾人與聖人相去只爭滿與未滿未滿則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滿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滿則孝弟也者為仁之本滿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謂一生日力行未入細尚是浮氣用事故有失言之悔

又曰朋友交久則易褻褻則習氣易露一刻露習氣即是一刻間斷

聖人說有餘不敢盡甚妙凡言皆然不得以友生親厚遂可越限從古聖人必無有可暢吾盡言之人必無有可行吾直遂之人只是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而已若因其人之可而暢懷盡言徑行直遂此時便是不謹一時不謹則前後際心體便不能純密無間可知

又謂之曰子只當以過時而學爲恥恥生憤恥恥憤憤精神自無不着到而所謂篤志力行者在其中矣

又曰只抱一過時而學之心憂恥憤一齊俱到自有不容已者矣學至不容已方有幾分學者氣息

又曰初學須用猛力一跌一步死死活活擂上了路始落不下若未上路猶落得下生某煎藥告先生曰煎藥亦可喻學沸時是知性沸後雖不用扇藥勢自湧先生曰不然沸時始是上路若未上路猶可放冷故須武火使沸沸後文火養之方得熟

生述山谷語學不可一蹴而至如即春不可以爲夏即夏不可以爲秋爲問曰篤志力行者無一蹴而至之心亦無積漸以進之心只步步腳踏實地去不思前不算後不顧左不望右步步力行毫不起念其不篤志力行者或自寬自解謂不可一蹴而至須積漸以進或空却當下一步希高慕遠希高慕遠者必定空却當下一步山谷之言可規希高慕遠之人非所論於篤志力行之士也

謝一生曰夫子云知耻近乎勇孟子云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只是無耻懵懵懂懂同流合污若有耻則涕汗交流精神百倍直趨而前當仁不讓故曰近乎勇

謂一生曰人不可有等待之心一有等待之心直等待老死等明日者明日必不做等後日者後日必不爲一有等待之心到老不做到老無成又曰有等待之心者只不知工夫只在人事上若知見前應盡的人事即是復性工夫焉得等待又曰有等待之心只是無志如人臥時動一起身之念臥必不堅坐時與一行動之念坐必不安志苟立當下力行當下不肯放過非今日志明日行有階節漸次也又曰志與事本非二如好仁惡不仁是志無以尚之便可見是說行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益顯然是說行說志即於行上說行即於志上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問何謂尚志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問事却答以志問志又却答以事志與事本非二也生云某向來頹惰每一振拔便落主敬窠臼因述其自勵語至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先生曰子莫管一心一念只自朝至

夕惟以不盡分爲憂我曰以語一生曰此卽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素信主敬工夫者不可不知此語又曰若在一心一念上防簡便是落腔子中盤桓爲害不細生某但知落主敬窠臼之病不知其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正其落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自無此心之不善此念之不盡是謂真敬是謂力行是謂工夫只在致知格物而心卽於格物正意卽於格物誠如此則刻刻是求仁時時是居敬

卽仁卽敬仁敬非二生曰然先生每謂渾然是仁渾然是敬真極則語一息有間卽是不仁卽是不敬

步步入細則真心凝一所謂仁所謂敬豈待牽合乎擬議乎

生云尚書多言敬如敬作所疾敬德曷其奈何弗敬皆敬爲第一着曰此斷然非主敬持敬人君居億兆之上時時凜不敢之心一

政一事無不出之以小心敬畏豈非顯然其爲一體之仁又曰吾輩草野之士故須立志明明德於天下若帝王卿相身當明明德於天下之責其小心敬畏不敢怠遑恰恰渾然一體之仁不問而可知又曰仁敬非二知仁敬之非二則知敬矣知仁敬之非二自知主敬持敬之失矣

又曰孔門弟子問仁多告之以敬如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惟敬則真心凝謐真性現前渾然其爲仁也無事之時凛凛然惟是一敬則無事常如有事人已內外之見不形有事之時凛凛然惟是一敬則事即是心無人已內外之間故求仁莫切於敬然須知敬者凛凛兢兢小心翼翼之謂如云主敬則提醒照管此心胸中却昭昭然有一心在非敬矣非敬則非仁豈孔門之學乎又曰孔門之敬凛凛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故無人已內外之間如主敬則切切然提醒照

管却似胸中有一點點靈靈之心在胸中有一點點靈靈之心在則身心爲二豈非人已內外截然爲二乎嗚呼凜凜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者得其心之本體是爲仁故曰仁人心也提醒照管胸中有一點點靈靈之心在者但見心爲虛靈知覺故曰神明不測曰虛靈不昧是謂失其心之本體夫因主敬而失其心之本體豈爲敬乎豈爲仁乎

又曰孔子曰修已以敬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戒之辭教之以凜凜兢兢不可忽易凜凜兢兢不敢忽易則無人已內外之間渾然其爲仁矣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知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於不敬二者似有安勉之分然子路問君子是有志於爲君子仲弓樊遲問仁是有志於爲仁有志爲君子爲仁則自有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者在雖勉而

亦安矣又曰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是謂安是謂自然若如
後賢之所謂安所謂自然則直是坦坦然一無工夫如禪宗所謂
丟在無事甲裏者然其爲不敬不仁孰有甚於此豈得謂之安乎
自然乎又曰工夫到不容不着處是謂眞工夫眞工夫不自知是
工夫故曰眞工夫原是無工夫

只一眞志篤切則已渾然全其爲敬渾然全其爲仁故曰眞志即
是眞工夫

或謂學者但當勉勉於敬豈敢便言不容不敬不容不敬則仁矣
豈知但一求仁之志篤切則已是不容不敬不容不敬豈工夫之
所到乎又曰敬有間斷此是志有間斷勉强於敬此是志不立今
學者但知責不敬但知敬無間斷爲難而不知志原未嘗立是爲
誕罔又曰不知敬之爲敬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敬不知
仁之爲仁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仁

生云敬非可主則開命矣若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欵亦不得謂之
求仁乎先生曰聖人論心曰仁人心也前賢論心曰虛靈知覺聖
人志在明明德於天下當體巳是渾然一體之仁强恕反求格通
人我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欵更覺深切却當體是渾然一體之仁
密密運量斯謂之求仁絲世之遇事小心一一中欵是將虛靈不
昧之知覺密密運量其云惟敬束得虛靈知覺住云遇事能濟之
以義始是活敬含靈明惺惺者爲之主宰其又何以爲心乎如此
則於求仁大有分辨

又曰士君子苟有綱常名教之思無不具憂世憂民之念但非其
全體命脈所注强恕反求亦士君子行巳立身之常事但非其全
體精神所着到聖學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全體繫定之命根强恕
反求格通人我乃其全身着到之精神命脈全在於仁如是求仁
何爲而不得仁

又曰今之爲學者過事小心一一中欵不過從修身上起見不從格通人我上起見則其身不過六七尺之身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其修亦不過六七尺之修非齊治平渾然一事之修六七尺之修易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修不易盡其於吾聖人之學何啻大小偏全之別直天地懸隔矣子等若能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自知吾言之非過

欲明明德於天下切則已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不俟覩證夫子告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能行五者於天下一貫渾然直曰爲仁矣並不說近乎仁可知吾儒之學只在力行力行而仁矣

復性最易惟不力行遂以爲難蓋性本吾所固有前此但蒙蔽晦昧未嘗失也苟一旦篤志力行則蒙蔽晦昧者悉開而真性見前時時直達何難之有

謂一生曰立志是學者最緊要若志只五六分七八分則工夫便喫力日見有起倒日見有間斷之苦見以為工夫如是之難為學如是之不易學亦終不能成就果似煩且難者若志果十分眞切有何喫力時時是工夫亦時時不見是工夫有甚起倒間斷有甚難易可說

篤志力行則當下復性復性焉得不知性

二氏廢心不用吾儒心思密運始無鏬漏或者謂運心思即是落意識是知性空不知性善者也

苟所學是性善一脈雖心思密運終不落意識不然者雖心思似乎不用却恰是意識在

學者起倒不成片段大不足為病只要倒時即起倏然而倒又倏然而起數數倒却數數起自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至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始是眞志

數倒數數起雖不成志却是志所自立之根故必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正在起倒者當以爲愧不當以爲恃愧者猶有沉痛懇切倒不下之時恃則終無此一日矣

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聖學脉此豈無志者能之乎步步力行步步入細一息不容懈一着不容放寬此豈志不篤者能之乎擔上千聖擔子則不容不力行擔上千聖擔子密密力行故重志重志故貴思量今學者聞思量立志却看作輕急急欲知下手工夫不知若能立志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能立志雖與之言工夫極其詳切終不能力行也

應

謂一生曰初學思量卽是工夫當下思量全體精神凝聚心不散亂念不間雜當下人我交涉自不肯不盡本分自不容絲毫欺妄當下思量卽是當下工夫無時不思量卽無時不是工夫不必舍

思量而別求工夫思量之久則志之植根深而有力堅而不退自不回惑於世情自不搖奪於旁議自不爲私欲所撓自不退悔倒踏思量到津津不容已處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則力行亦津津不容已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一逕直入一日千里深淵縝密入眞入微復性在當下知性在目前故思量是立志丹頭立志又是力行丹頭力行是復性丹頭復性又是知性丹頭耐久工夫只在思量能耐久思量則志立而力行在其中復性在當下知性自有日矣嗚呼其莫輕此思量也哉其莫暫不思量也哉

謂一生曰一念悚切時時見前是無事時力行遇事盡分小心不苟是有事時篤志

謂一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吾學盡倫常日用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明明德於天下吾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吾性分本來之大如此吾道之

親切正大如此吾學之平常眞實如此欲復吾性而不肯昧吾性欲爲大人而不肯爲小人便不容不下手不容不上路便不容不思量思量來儘有實地可據儘有頭緒可尋儘有頭腦可見便不知不覺思量到津津躍躍處到知耻發憤住脚不得處若不提明吾性分本來之大吾道本然之正吾學本當如是之眞實親切即教之思量却無處可容思量在無實地可據無頭緒可尋無頭腦可見思量亦無味

時切思量即是明師良友常在不能日近師友者尤不可不知雖日近明師良友不如自己思量之有力蓋明師良友之力自外而入思量之力自内而發自外入者離師友則弛自内發者耿耿切切無放下處學者苟能終其身於思量中則深造自得以至於美大聖神皆非難事又嘆曰今人孰不看思量是淺近事孰肯將思量作終身事

思量一着似淺近都不淺近小思小益大思大益淺思淺益深思深益暫思暫益久遠思久遠益苟能如法密切思量更於甚處再討工夫

力行則眞性見前篤志則眞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亦眞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則志篤行自不容不力

力行則眞性見前故一覺而倏然知性不力行則眞性不見前故雖時觸發而不知性夫力行者知性之工夫也故某每云知性餘於力行今學者急欲知性而憚於力行亦奈之何哉

力行到眞處不識不知如愚若魯精神寂寞念慮俱忘此是力行入眞境界自得不遠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是力行入眞入微處行到入眞入微處即是志到入眞入微處

佛氏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眞實所謂眞實即眞空也吾儒篤志力

行則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所謂真實者誠也忠信也嵇生讀老莊愈任其樸可謂得老莊真味吾儒篤志力行則亦任樸率真所謂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

力行人真境界無好無醜無欣無厭念頭不動方是深造處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欲自得而不深造其奈之何哉

力行人真境界平如水軟如綿志一神凝歛華就實自外視之一不識不知之愚夫愚婦而已嗚呼吾安得志學之士之皆爲愚夫愚婦哉

力行人真境界津津有味孳孳不倦人事轇轕平懷任樸貼體妥當竟似自然毫不見其勉強蓋志到極切極篤將真性見前凡於人事率性而出故自然也

吾輩只思量是勉強時切思量志到極切極篤則真性見前毫不見其爲勉強

志到極切極篤時津津有味孳孳不倦所謂好之者也利仁者也利而行之者也然則所稱勉强而行之者非乎曰驚心拳時時在胸不睹不聞之際戰兢自省如臾嚇然所謂勉强而行者在此若正當交涉時勉强則支吾而已豈勉强之謂哉

曾子曰三省吾身顏子曰拳拳服膺而弗失顏曾未嘗不勉强吾輩但能三省吾身拳拳服膺事到面前管取平懷任樸貼體妥當不見勉强忽嘆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在不睹不聞說戒慎恐懼者以此又曰中庸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豈勉强於臨事者哉豈支吾於見顯者哉

無事常若有事則有事亦如無事常若有事者戒慎恐懼也亦如無事者非作意勉强也

如學之士苟不能於人事之交貼體乎實穩當不能不藉於作意

勉强當下便知其非當下便知責志不賭不聞戒慎恐懼如負屈痛心者然始有進步處若不自知其非平日無戰兢惕厲之精神無慚痛責志之志力而徒遇事勉强臨事支吾則不久而退隋矣可惜也哉

思量是終身事戒慎恐懼是終身事能常常思量則常常戒慎恐懼能終身於戒慎恐懼自無須臾離道

時時戒慎恐懼則時時率性必不至於作意勉强

思雖自任知性明學教人思量未嘗廢驚心拳時時在胸不賭不聞戰兢自省如嗷嚇然

生云無事時固是勉强有事時亦是勉强先生謂正當交涉時勉强則支吾而已心竊未安先生曰臨事勉强者志未打成一片懈弛故也若志已打成一片臨事貼體平妥此是力行入真境界故曰近乎仁苟猶有勉强意在安得近仁又曰予等俱未到此亟圖

力行且莫擬議

又曰篤志則力行在其中矣篤志則亦不見爲力行不見爲力行有甚勉强

又曰眞志打成一片臨事自然貼體平妥毫不見爲勉强不見爲勉强豈非自然

作意勉强故見爲勉强志不打成一片故不得不作意勉强志打成一片則恰好盡分毫不見爲勉强故作意勉强者須是責志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此是力行打成一片卽是眞志打成一片謂之勉强卽是勉强謂之自然卽是自然故曰篤志力行者便是聖賢境界

吾輩勉强之力只在初立志時用若能於立志之初痛下勉强之力自後如順風張帆毫不見其喫力蓋立志之初痛下勉强之力則志不容不眞所謂眞志者打成一片是也志已打成一片焉得

行上喫力乎

時時密切思量則志不容不篤志不容不篤行自不容不力矣其不容不處即自然也

篤志力行如根深蒂固八風搖動不得志稍浮泛如根入土不深卒而動搖勉强主持愈覺喫力

初立志時須痛下猛力到不容不然處始是上路一生云一技一藝尚須盡力學之況於大道曰聖人之道本自平易聖人之學本不喫力只爲吾輩汨溺之久難得拔脚故須痛下猛力不爾舊習纏身無進步處

又云如吹火者須盡力吹發到火頭旺不須着力如張帆者樹桅布纜儘須力在自後順風前進但把柁不撒手而已吾輩勉勉之力須用在立志之初勉强到十分十分省力勉强到八分猶有二分喫力在

一生曰某心中尚有所喜爲之便不覺喫力曰爲學亦然志既眞篤工夫不見喫力故曰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夫非無工夫不知是工夫乃無工夫也

生云形色天性也非知性者不能到非知性者不能道曰固非知性者不能道却是力行者所能道到力行之純則渾身是心渾身是性所謂力行入眞境界所謂力行近乎仁

聖學只在擔荷天地民物修身爲本擔子無容一息放修身無容一息懈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巳時時直達時時克盡又何論知性不知性

所以要知性亦只爲力行後世之學紛岐若知性不對同於孔孟則力行亦終離合於孔孟知性對同於孔孟則力行恰是孔孟一脈矣所以要得知性

吾性見在日用無一刻不流行無一刻不顯露只在篤信而力行

之耳又何必要知

道理甚是平常但言孝弟言强恕反求已盡自悔前日提撕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張皇

愛親敬長强恕反求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强恕反求極平常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極平常

爲學只是篤志力行本無工夫自悔從前說工夫之爲多事

立志則行自力亦不必另說力行近日友朋有以只說立志不說工夫爲某病者恐未爲是

說篤志處卽是說力行說力行處仍是說篤志益未有篤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篤志者何可分也

爲學莫要於敬敬眞吾儒心法可惜主敬持敬者錯認敬字

前賢云敬勝百邪某云志勝百邪

敬只是兢兢不敢之心兢兢不敢以終日渾然一體毫無滲漏

敬字只是志字時時眞志見前卽是敬

前輩有云本體卽是工夫工夫卽是本體此語已覺精切入微今與學者言專提責志志篤則本體工夫一齊俱顯

時時眞志見前則萬善俱足萬病俱釋

眞志見前卽是眞性見前

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

眞志見前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欲念自然不起容貌辭氣自然不慢易豈非敬

無事時眞志常見前卽是愼獨有事時眞志常見前卽是集義

敬者小心謹畏之謂眞志見前無不小心謹畏

眞志見前是謂眞敬

無不篤志之時卽無不敬之時

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謂眞志見前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眞志見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謂眞志見前必有事焉是謂眞志見前思誠是謂眞志見前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謂眞志見前常思而大僞立是謂眞志見前

眞志見前則日見不足無一毫滿假處眞志見前則心常泰然無一毫抱歉處

眞志見前此身卓然常如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孔曾思孟之間雖欲不進德而有所不可眞志見前此心肅然常如上帝之臨於上鬼神之列於旁雖欲從欲而有所不能

眞志見前則淸明在躬庶不以有欲之軀冐道學之號眞志見前則言行相顧庶不以虛託之言來不逮之耻眞志見前則仁實有諸己不仁實無諸己庶不以藏垢之身忝學者之師長

謂一友曰吾輩自信有覺只爲道喪千載東走西撞之久看作一塲大事若論堯舜禹湯文武有甚覺有甚不覺只行去便是從幼行去步步踏實地步步入佳境自然無習心習氣友曰然然從幼篤行直至耄期始曰倦於勤是其一生何等力行也遂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語先生曰學只在力行時時憂懃知愧時時奮厲不退精神凝聚融結方是眞渾然一體

又曰夫子一生爲人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底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他如是吾憂也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未之有得看他是何等學何等行何等恥在

又曰文王尚說亹亹說勉勉說緝熙敬止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雖是聖人原未嘗敢託大因惕然自省恭實不託大却有似乎託大不知不覺自爾怠緩只是其擔當天下萬世鬆處渾然一體滲漏處况聖學初明之始正如乾坤初闢繼之以屯此草昧不寧之

際而可以息綫當之乎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艱遭家難時已受上天玉成之恩今正是恒過能改困心衡慮而後作之日且友朋講學與同不無疑忌又恰是徵色發聲而後喻之時痛自鞭策痛自懲悔者久之

又曰某初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實看不去五六月以來始知實實是可憂實實是宜憂的又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字疑當作斯字今始知兩思字原是有力惟思可道可樂故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又知君子有九思正是吾輩事友曰然然衞武公年至耄耋猶不廢儆戒詩人稱爲睿聖大學引其語中庸兩引其語先生曰然然孟子分明言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譬則力也吾輩欲至聖人何可不自力

又曰聖人只重行所以要知要覺亦只爲行若知覺矣而行上放

鬆却是失了聖人要知覺之旨某焉敢不自勉

潘子曰某不肖不敢以諸賢自律毎毎所與打對同者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數聖人思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猶是未能踐形猶未全是人在如何可自安又思全部中庸歸結只在闇然某自任聖學太過却似大聲以色便與闇然相違因此自省自惕日覺未安

君子之道四一節事父事君事兄交友之下即接以言行含却言行實無所以盡道者庸德之行庸德須實行也庸言之謹庸言須致謹也庸言則非高談闊論矣尚曰有餘不敢盡言只是有餘行只是不足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又申之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自問自勉自呼自儆何等篤實真至吾輩只時時以聖賢之言磨切自己便是明師良友無時不在又霍然省及吾儒之道只是子臣弟友庸行庸言平常平實若擔當自任使人觸

日便違却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本色便是不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中着細的痛痒以事父未能也以事君未能也以事兄未能也先施於朋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爲實有甚擔當自任在有甚觸目在只此慥慥於子臣弟友庸言庸行是貞擔當真自任如此擔當自任自然不觸人目

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欲凝至道先須精神凝聚融結以成至德凝之一言其可味也夫其有旨也夫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精神凝聚融結心思平實貼切者未可幾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非精細於三百三千者未可幾也子思子甚危乎其詞也曰待其人而後行我苟非其人可不自痛與我苟非其人尚欲誰待與而又何以守先待後自任堯舜孔孟之道與

但盡人道但欲成就一個人世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於我何與世不知我則學不廣書不傳後則學不傳思世之知我思書之傳後總非名心也總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自不容已而已矣只一明學脈正人心之志終放不下只一亂學脈害人心之懼終欲不得嗚呼若無接續此學之人吾知雖死不瞑目雖在幽壞不能項刻安也

愚今惟以明學爲事凡友生來愚心甚喜津津躍躍語之自不覺其倦友生相愛勸愚惜精養神愚却如好酒者遇了酒友好色者遇了美色好賭者遇了賭伴精神倍爽神氣倍王如何抑止得又曰苟得一承學之士是續吾命於千萬世也其爲快爽豈止一身無病之樂又曰愚身體羸病時友生來問學則病愈憂嘆時友生來問學則憂解若久不見問學之友或見友生學不懇切便不免憂嘆如病一般

某自知聖學後一日讀孟子背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不覺鼻酸墮淚者踰時越日看論語序說至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又不覺鼻酸墮淚者踰時某於聖人一體關切於聖人之卒如在目前某亦不自知

眞自得者平居毫無所曉了只是人有疑來問便條理爽然絕無遲滯

又曰開口論學便津津有味滔滔不竭左右逢原不假思慮似乎胸中有多少學識不知開口則有閉口全無

又曰愚無他長只是這一條脈路不昧人搖動不得耳

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吾儕明學爲人須如此

明學教人不可但暢己說須隨其言而引進之若有所陳說俟其

從容舉盡然後以一言明正其是非則力不勞而入人也深
凡於學者容德養之醒語開之則彼雖未能實信而志意日感乎
日風動自不容不究竟於吾聖人之學矣此亦所以盡性盡人性
也
春風鼓動草根木芽無不發榮滋長人誰無秉彝只在和平之氣
相薰相洽自有不知其樂意相關處
爲相者爲國求人吾輩爲道求人苟爲道求人則焉得自重而不
汲汲於天下之士
爲道求人與爲道自重並行不悖
一生讀著道錄有契曰聖賢之道平直正大數言可盡奈爲後世
諸賢深微玄妙之言所晦今先生力闢深微玄妙之失愈覺聖賢
庸言庸行平直正大之味厚先生曰子之此言當徧爲讀是錄者
告

吾輩只大學一書已足既有一部中庸即中庸更不可少學庸二書至足無欠既有部論語卽論語更不可少學庸論語其味無窮其道已盡既有孟子卽孟子更不可少自孟子後聖遠道晦後之學孔孟者率混入於老佛而以雜佛雜老之學術自信爲儒其有能盡發佛老之蘊而正雜佛雜老之說以昌明孔孟之道厥於舉世者又安可少乎噫

孟子一書暢發聖人之微旨後世之學惟不尊信孟子故或入於老或入於佛無當於吾聖人之道其有能發明聖人之道者必於吾孟子而獨有契也孟子亦若預知之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嗚呼孟子之言豈徒然哉

後學毛文强曰孟子沒而聖學亡今至潘子而復明潘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矣顧孟子之所辨者楊墨而潘子之所辨者不僅二氏二千餘年來淪髓浹骨祓服前賢已久豈僅如當時之

楊墨辨之而人自信之乎此潘子之苦尤百倍于孟子也況孟子去聖未遠知道者猶有其人豈如今日之竟無處啟口無處着手也哉雖然天生聖人以續道源豈無意乎否極而泰當有其時吾雖不能以潘子之書遍告天下而惟存其書以俟後之學者則必有見其書而興起焉者矣又曰吾雖不能如潘子之篤志力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然亦實信得潘子之學眞是聖學故舉世非之而不顧又曰吾得此書眞如無價之寶珍惜愛護不離頃刻思得一好義而有力之士梓行于世以光大其學於天下後世乃逮之四十年而竟不能吾甚懼其久而湮沒也今幸得一同志之友毅然以此自任俾余得商榷而校正之付之梓人以公天下此非特吾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

門人顏日彬曰先生所著全書未嘗編輯因學者之請將求仁錄分帙類編一曰講明學脈二曰辨淸學脈三曰致知格物上

卷四曰致知格物下卷五曰一體中條理六曰孝悌七曰讀書八曰學問九曰篤志力行上卷十曰篤志力行下卷可謂精切詳盡而之矣學者讀其書悉其序會通其義則知爲學始終而求仁之要庶乎有得也不肖彬與先生同里彼此出遊未及追隨聆教然嘗有志向道因於程朱王羅之書無不體究力行但合之孔孟學脈竊有疑焉而以薄質因循未能勘破及至己酉歲與先生會于證人書院始讀其書眞性勃發舉十餘年來之疑而未信者一旦豁然有會遂北面執弟子禮焉從此後勵志力行雖不敢謂身親證實然從先生學以契合孔孟已貼體親之而性命以之矣昔羅念菴先生云對朋友便有許多感觸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窮計安知人之心不由我哉然則今之讀先生書而未悉其妙者安知不如不肖彬之始而疑繼而信而後豁然於孔孟之學也

耶

廣麗澤約

金華趙忠濟附

甲寅之歲鄉邦震驚羽檄交馳有流離顛沛之患霖齋二子方切切焉講學不置客不懌曰斯何時也而講學乎二子答曰斯何時也而可不講學乎客曰何益時事二子曰如子所見是欲療饑而笑耕穫思覆寒而惡蠶織也客曰講學可以濟時乎二子曰舍講學之外時我由濟矣豈直可哉客願聞其說二子曰天下之不治由人倫之不明人倫之不明由人心之不正人心之不正由聖門之不講講學則人心正人倫明而天下治矣慨自先聖先賢[illegible]後正學日晦異說競興卑者崇事功而詘義理高者遺倫物而究性命往往口談仁義而父子骨肉之間漠不關心識究精微而民生休戚之際毫不動念不忍之意暫開而即蔽惻隱之心雖有而不充至有愛一牛而百姓不加恩矜入

并而妻子不見保者積而爲刻薄爲殘忍爲弒逆此世所由日亂也慈邑潘先生皇然憂之提出眞性命指破眞工夫其云萬物一體者即孟子萬物皆備之旨也其云格通人我者即孟子强恕而行之旨也其云從格通人我親證萬物一體者即孟子反身而誠之旨也而又本之於立志寤之以思豈余兩人反復其言始知倫物原在性命內而求性命不出於盡倫物倫物懇切處便是性命透徹處倫物體貼恰好處便是性命精微莫測處倫物常盡常慊處便是性命純亦不已處自此學明而從來虛明洒脫之言盡皆洗滌而返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着腳究竟總歸復性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條鞭做去其理則先聖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又愚夫愚婦所共能爲君相者知此學自能成堯舜之德爲將帥者知此學自能行湯武之師居家者知此學自能親親長長居官者知此學

自能已溺已饑農工商賈以及樵夫牧豎無不知此學何能敦信義崇禮讓修婣睦任恤息爭鬩訟獄此等世界豈不是羲皇世界客曰是則然矣但潘先生所言固孔孟所已發何贅為二子曰孔孟之言衆理畢備潘先生即從孔孟言中指出要訣使人併心一路而自可兼收衆美孔孟之言如一塊好風水龍穴沙水皆具而潘先生則地師之點穴也孔孟之言如海千流萬派無不併歸而潘先生則濟渡之寶筏也其有功於孔孟豈淺哉客曰如子所言學問道理本是明白曉暢余雖不敏自言下了然然則何須月聚月會呫呫不已耶二子曰子不見夫馬乎馬之於路也行非不諳矣然韁轡偶弛未免歧路之徘徊力非不到矣然鞭策偶遺未免中途之躑躅師友之聚猶韁轡鞭策也其可疎乎客曰余非惡夫講學也惡夫行之不逮者徒有其言祗務其名耳二子曰講學者正因行之不逮而借師友切琢

以鼓勵勸修遷善改過耳若必行逮而後講永無講時矣且以行未進而弃廢夫講更永無行時矣即如子所云徒言不猶愈於言不及義者乎云好名不猶愈於惡名皆歸者乎子又何議焉客唯唯願厠於麗澤之會中遂錄之以廣勵同志

康熙丁酉鐫二老閣藏板
咸豐丁巳歲潘楷敬印